

16

仗拳术 威震川疆歹徒
送拳法 造福海南百姓

16

日本人闯进教堂



○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刘成庄身怀南无拳绝技，缉凶除恶，受到上级关注。1991年，他被海南省警察学校聘为教官，1994年，他调入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任教官，兼任四大队副大队长。他履行着更为光荣艰巨的职责，肩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。

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他奉命前往维护社会治安。在余震不断、险情四伏的情况下，他多次擒获趁乱入室偷盗的不法分子，稳定了人心。2009年新疆骚乱，他总是出现在危险的时段、危险的区域。一次，一伙人推翻了一辆汽车，引来众人围观。汽车汽油泄漏，随时有爆炸的危险。

刘成庄跳上汽车，大声呼喊要人们散开，可是无人理会他，还有歹徒朝刘成庄投掷杂物，高声叫骂让他“滚下汽车”。滚下就滚下，刘成庄急中生智，一套拳脚打开了场面，这时，汽车爆炸，群众无恙。

刘成庄所在的海南特警驻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，是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地方，不法分子行凶作恶，群众人心惶惶。刘成庄找到区领导，让区机关干部跟他学南无拳以防身。干部、群众一听说，一下来了四五百人。这些人学了南无拳，平息骚乱的信心大增，区域治安明显好转。为此，国家公安部特为海南公安团队荣记集体二等功。

且说刘成庄绝技在身，不仅受到上级关注，也有女青年关注。一天，有个熟人为刘成庄介绍对象，绕来绕去说的是熟人的姐姐。原来，这个人的姐姐看上了刘成庄。刘成庄对找对象没啥特别要求，双方见面后都比较满意。谁知婚后生

活尴尬，两人彼此无话可说。妻子怀孕生孩子时，刘成庄回老家用扁担挑了600个鸡蛋，这600个鸡蛋也没换来感动。是不是她觉得我文化低？刘成庄想到一起入伍的同乡董五周，他在火车上一边写日记，一边念给大家听，春风得意，好不神气。后来，董五周因有才气被提了干。刘成庄把他作为偶像，从此埋头自学，拿到了海南省教育学院的文凭。但感情的事说不清，勉强过了10多年，两人最后还是离了。

妻子其实对刘成庄说不出有什么意见，她一直对刘成庄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好人。”可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？刘成庄一想起来就憋屈。他开始出去散心，这一散心让他干上了正经事儿。

海口市万绿园公园的小路边有两个老人在练拳，一招一式很认真，动作却不怎么样。刘成庄看了一会儿，不由得上前纠正，又教了几式。几天后，刘成庄在这里又遇上这两个老人。老人兴奋地说：“同志呀，我俩照你的拳一练，有精神了，病也轻多了！”是这样吗？刘成庄回去一琢磨，南无拳有刚、柔两部分，那柔的本来就能修身养性嘛！

他连着好几天琢磨，研究出一套29招式拳法，从此便在公园里义务教授。消息传开，很快有数百人练习，还有病魔缠身者奔走相告，结伴而来。不久，竟有喜事传出，多人因练拳病情减轻：袁晶，全身瘫痪，她坐在轮椅上练功，脊椎慢慢地有了知觉；黄家才，脑中风病人，通过练拳，麻木感已消失……刘成庄拳术的兴致更大了。

戴少校头一次被神甫缴械后，偷偷留下了一颗手榴弹。几个女人偷偷向那时还活着的阿顾检举了这颗手榴弹，阿顾又把这颗手榴弹检举给了英格曼神甫。

“假如你藏着手榴弹，就不是手无寸铁的难民了。”神甫说。

叫李全有的上士说：“少校，就听神甫的吧！”

戴涛冷冷地对李全有说：“让东洋鬼子缴了械，还不够？”

英格曼明白他没说不出的话更刺耳：现在还要让“西洋鬼子”缴械？

戴涛对李全有和王浦生说：“现在你们是我的下级，我是你们的长官，你们只有服从我。”

赵玉墨从帘子那边走进来，温情地看着每个男人，似乎她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，希望能调停正闹不和的男人们。

英格曼神甫对那女人微微一点头，霎时间忘了她低贱的身份。他感觉由于女人的出现，男人们的氛围变了，一股由对立而生的力量消减下去。

英格曼说，如果手榴弹拉响，日本人就要指控教堂庇护中国军人，他们会夷平教堂，包括它庇护的16个少女。

戴涛和另外两个军人都沉默了。当天下午，戴涛把那颗手榴弹交给了神甫。

英格曼打算回居处睡觉，却听见门铃在响。他立刻撩起黑窗帘，打开朝院子的窗户。

法比已经赶到门口，正与不速之客对话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……这里是美国教堂！没有粮食、燃料！”法比每发一句话，门铃响得更加恼怒和不耐烦。

英格曼飞快下楼，穿过院子，拉上圣经工场的门，对着天花板说：“孩子们听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准出声，不准下来！”

他在离大门口五步远的地方站住，深呼吸一下，对法比说：“打开门。”大门打开，日本兵按门铃集聚起来的怒气，被英格曼神甫接受一切的微笑释放了。

“我们饿！”带头的日本下等军官用滑稽的英语说。

“我们也饿。”英格曼说，“并且干渴。”

“我们要进去。”日军军官说。

“对不起，这里是美国教堂。”英格曼坚决不收起笑容。

“美国大使馆我们也进。”

英格曼听说了，美国大使馆常有日本兵强行造访。

“我们进去自己找饭！”下等军官大声说。



○严歌苓 著

后面七八个日本兵似乎听到了冲锋号，挤进了大门。神甫知道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法比和英格曼神甫紧跟在日本兵后面，进了教堂主楼。没有灯也没有点蜡烛。日本兵在大厅门口迟疑了一会儿，下等军官的手电筒照了照布道台上的圣者受难塑像，又照了照高深莫测的顶部，退了回去，似乎怕中了埋伏。

英格曼神甫小声对法比说：“一旦他们搜查圣经工场，我们就要设法声东击西，去叫乔治发动汽车。”

法比领会了神甫的意思。日本兵抢到一辆汽车，就可以到上级那里领赏。

日本兵刚推开圣经工场的门，就听见教堂院子某个角落传来汽车引擎的声响。他们顺着汽车的声音，跟着手电光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车库，也找到了正躺在车肚皮上“修车”的陈乔治。

日本兵踢了踢陈乔治的脑袋。陈乔治赶紧用英语说：“谁呀？修车呢！”

英格曼说：“乔治，请出来吧！”

法比刚才已和陈乔治排练过一遍，台词已经编好。现在从老福特肚皮下慢慢爬起的陈乔治，满脸黑油泥。陈乔治按法比给他编排的戏本子，继续说台词。日军军官懂了，车坏了，正修理，但一直修不好，日军军官对七八个士兵说了两句话，士兵们都大声“嗨”了一下。日军官转向英格曼说：“必须借用汽车。”

英格曼神甫说：“这不是我的个人财产，是教会财产，本人没有权力借给任何人。”

不管英格曼神甫怎么说，日本兵已将老福特推出了车库。日军军官踩了几脚油门，就把车发动着了。日本兵为打到了“大猎物”而欢呼，追在汽车后面跑出大门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